

一刀一锉间 再现“青铜时代的绝唱”

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，素以诗乐浪漫闻名天下的郑国别出心裁，令工匠制作一对青铜方壶，将十组双层莲瓣置于青铜之上，并立一张翅之鹤，引颈欲鸣，好似在说乱世亦能有赏花审美的风雅、遨游天际的自由。

文物是历史的绝唱，扛过千年岁月，这对方壶出土便惊艳时光。1923年8月，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，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，众多珍贵文物出土，一对“并蒂莲花”的方壶惊动四方。壶身修颈斜肩，垂腹圈足，造型宏伟气派，装饰典雅华美；壶盖莲瓣绽放，仙鹤昂首而立，整体流动飞扬。

郭沫若最终将其定名为莲鹤方壶，这对青铜时代承上启下的绝代珍品，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名单的“国之重器”，现分别藏于河南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相比普通观众在展柜外的一瞥惊鸿，文物修复师杜安与莲鹤方壶之间的“羁绊”则要深上许多。如今已是河南博物院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杜安，近30年来，曾两次参与修复莲鹤方壶。

与郑公大墓出土的众多文物一样，莲鹤方壶刚出土时也“不咋全乎”，不仅满身锈蚀，壶盖、壶身、壶口以及多处装饰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。

“出土后就进行过基础修复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老一辈青铜修复师又进行了更为精细的修复，碍于当时的技术和保存条件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一些修复过的地方开始脱焊，并出现新的断裂。”杜安说。

1998年，20多岁的杜安第一次上手修莲鹤方壶。“当时，河南博物院



河南博物院“镇馆之宝”莲鹤方壶
河南博物院提供

新馆落成，我们趁着文物‘搬家’的间隙，用3天时间对壶身龙耳及立鹤出现的断裂进行了修复。”杜安回忆，当时4个人围着一件青铜器，每天工作近16小时。

“由于时间有限，观众都在等待莲鹤方壶这一‘镇馆之宝’在新馆亮相，我们只对断裂部分进行了修复。”杜安说。

2019年，正值河南博物院开展抗震加固工程，所有展品都搬进了库房，莲鹤方壶也迎来了一次更加全面的修复：编制修复方案、用新材料对底座进行支撑和加固、用X光片探伤并采集内部构造信息、进行三维数据扫描和数字化保护……



杜安(左一)和同事在对莲鹤方壶进行修复 受访对象供图

“这次修复经过了整形、加固、补配、全色等20多道程序，每一个步骤都做了详细记录和留档。”杜安说。

由于年代久远，除了部分断裂脱落外，莲鹤方壶上面还覆盖了厚厚的钙质和硅质附着物，壶体龙耳和莲瓣镂空处被堵，难以看出原本面貌。

“莲鹤方壶铸造精美，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蟠龙纹组成，越是精美修复难度也就越大，每个莲瓣上都有数十处镂空，为了安全稳妥有效，我们采用物理方法，根据不同情况用手术刀、锉、超声波和激光慢慢把附着物一层层、一点点剥离，有时一个莲瓣就得花费好几天时间。”杜安说，激光清洗的激光光斑最小时直径只有50微米，必须精确控制才能达到无损清洗。

一刀一锉间，耗时整整3个月，莲鹤方壶本来的样子被慢慢还原。“当我们把原本被堵的镂空恢复后，真是雕绩满眼，整件器物变得更加灵动。”杜安说。

此外，为了坚持“最小干预”原则，保证文物真实性，此次修复并没有对莲鹤方壶进行统一着色。“我们着重清理了有害锈，而记录着文物信息的无害锈得到原汁原味保留，红斑处留红，绿锈处存绿，保留文物的历史信息。”杜安说。

“随着文物保护修复理念不断进步，现在不再单纯强调干预性修复，而是更加注重预防性保护。”杜安说。像医生对待“老病号”一样，杜安对莲鹤方壶也在进行长期“随诊”，除了定期用技术手段进行监测外，只要有空，他都会去放置莲鹤方壶的展柜旁溜达几圈，“望闻问切”，得亲眼看看才放心。”

在河南博物院第四展厅，莲鹤方壶展柜前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慕名而来的游客，就为一睹这件“青铜时代的绝唱”。莲瓣舒放、鹤鸣九皋，2000多年来，莲鹤方壶默默诉说着中华文脉永续传承。(史林静)

“修复”古籍残卷中的文明记忆

镊子在指尖轻捻着，游走于残损的古籍书页，纸屑被层层揭起。修复师王斌坐在红色漆木工作台前，一边轻轻拨弄着桌案上泛黄的纸页，一边用毛笔蘸上浆糊，粘补书页上的缺损部分……从事古籍修复的十多年里，王斌用双手小心翼翼地复原出一本本古籍残卷中的文明记忆。

53岁的王斌是辽宁省图书馆的一名古籍修复师。虽然古籍修复工作鲜有人关注，但在王斌眼里，古籍是延续中华文明的珍贵文献，修复古籍就是让千百年积淀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。

古籍藏书是辽宁省图书馆馆藏的一大特色。辽宁省图书馆拥有古籍文献61万册，其中善本12万册，包括蒲松龄手稿《聊斋志异》、宋刻本《抱朴子内篇》等珍本、孤本。

然而，许多古籍经过长期的流传，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，如脆化、霉变等“病态”现象。古籍修复师的工作就是让这些“生病”的古籍“康复”。

2009年，从小就对传统历史文化感兴趣的王斌主动申请，从辽宁省图书馆的其他部门转到古籍保护中心，加入到图书馆的古籍修复队伍中。

得益于国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，修复师们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古籍修复。从理论学习到实际操练，再到能够独自修复一本古籍，王斌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。

“古籍修复容不得任何失误。每一道工序都要小心翼翼、屏息凝神。”王斌说，每拿到一本古籍，修复师首先要查看并记录破损情况，同时制定修复方案，再根据方案对古籍进行清洗、配纸、修补、锤平、修剪、压实、装

订……整个过程前后有几十道繁琐工序。

王斌清晰地记得，在修复清乾隆年间《御制盛京赋》时，为清除书页上因受潮未及时修复的铁锈斑点，她几乎用尽了所有办法。“那段时间我经常睡不着觉，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一直反复试验，最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让书上的斑点变浅甚至消失。”

每一次修复，都是对古籍历史的一次深入探索。王斌通过自己的双手，让那些因岁月磨损的古籍重焕新生，让那些被遗忘的历史再次被人们记起。工作至今，在她的巧手慢工之下，几百册古籍得以重现芳华。

“古籍修复是件苦活、细活、安静的活，它和传统手工艺一样，有着失传的隐忧。”王斌说，庆幸的是，和过去相比，眼下古籍修复无论技术、人

才等方面都有了飞跃的进步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古籍修复的队伍。

自2007年我国实施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以来，像王斌这样的修复师已从不足百人增至数千人。2014年，“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辽宁传习所”在辽宁省图书馆挂牌成立。在传习所老师的带领下，辽宁省图书馆建立起一支业务精深、老中青结合的修复人才梯队。

最近，王斌正带着去年刚加入辽宁省图书馆修复团队的“95后”修复师李明一在修复一本《大唐纪功颂》。王斌还经常前往鲁迅美术学院，为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的学生授课。“只有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古籍、爱上古籍，才能让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生命力。”王斌说。(赵洪南)

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